

◎文史琐谈

蒋礼鸿与嘉兴钱氏家族

N 蒋遂

钱氏乃中国的著名家族，著名人物遍布大江南北，如“钱氏三雄”钱学森、钱伟长、钱三强等。而在嘉兴，也有一个钱氏家族，却未必为人了解和熟悉。

话说嘉兴南门外槐树头，有一门钱家。世祖钱篋巢以理财闻名于县，富甲一方；祖钱迪祥，不善经营，亦不致力于科举考试，却喜阅读孙翼中、蒋百里、王维忱、许寿裳、马君武等人编辑出版的《浙江潮》；父钱宝琮，曾是浙江大学数学系首任主任、国立师范学院（今湖南师范大学）数学系主任。1953年12月，竺可桢等希望调钱宝琮于中国科学院任事，未果。1954年9月，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成立，钱宝琮任副主任。1956年，经竺可桢请示周恩来总理，钱宝琮正式调入中国科学院，任一级研究员。钱宝琮乃一代数学宗师，培养出的著名数学人才多不胜数，如陈省身、谷超豪、申又彬、江泽涵、孙泽瀛、程民德、张素诚、杜石然、董光昌等；子钱克仁，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，先后任教于江津白沙大学先修班、重庆广益中学、嘉兴秀州中学、浙江上虞春晖中学、南京第一中学、南京师范学院、苏州大学等校，曾受聘副教授职称。

蒋礼鸿与钱克仁乃嘉兴秀州中学甲戌级同窗好友。蒋礼鸿在《记高中三年级》有对钱克仁的描述，“绵羊大会，正像现任级长钱克仁所说的I am sorry to say that our class spirit has deteriorated since we became The students like to tend toward individuality……”“本届自治会代表会主席及书记，又为本级钱克仁、黄慕旦所任。”蒋礼鸿于《甲戌鸿雁》（甲戌级同窗好友自编的刊物）上还有一段有趣的文字：“一九九零年五月廿七夜，梦克仁使妹赠澈扇，半睡半醒间作诗，以表想念级友之情。‘吾党怪物钱氏子，送我一把破扇子。算我蒋怪顶怕热，拿了也好扑蚊子。’”

而钱克仁也有不少谈到蒋礼鸿的文字，如“（蒋礼鸿）对卞树锬先生解释‘风马牛不相及’一句时，提出不同意见。”“蒋评价了刘知几的《史通》一书的内容，我觉得很好。”“（蒋礼鸿）在全校周会上评论了学校的教学工作，

敢说敢当，不失书生本色。”“蒋礼鸿，二十八年（1939年）毕业于之江大学国文系。旋任国立师范学院、中央大学助教、讲师等职，蒋兄孜孜不倦，力事著作，曾获得全国学术审议会奖金，中大伍叔傥先生曾语笔者曰，蒋君为第一等讲师云云，足见其之为学功夫矣。三十四年（1945年）夏与镇江盛小姐结婚，盛乃中大国文系高才生，至今夫唱妇随，形同姐妹，影迹不离云。”“上午写《悼念蒋礼鸿同学》，短文约一千字，谈他读秀州时几件事，以及以后交往的种种情节，最后赞他捐献遗体的决定，不开追悼会可以免去再见到不喜欢见的人。我称他是一个不讲假话的老同学。文寄朱有圻，嘱他不许修改，不许乱加‘按语’。”

1944年2月，嘉兴秀州中学甲戌级在重庆的同窗钱克仁、朱有圻、蒋礼鸿、沈永绥、朱炳祥、朱僧、金兴中、侯希忠等，因战时远离故土，担心失业，生活无从保证，在重庆成立了“秀州甲戌级（1934级）互助会”。互助会成员每人每月拿出工资的5%，作为基金，支持有困难的同学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互助会将余款50元美金捐赠给秀州中学，用于复校。

蒋礼鸿与钱克仁感情醇厚，两人有同窗之谊。可是蒋礼鸿与钱宝琮属叔侄关系，竟然也有交集，乃是命运之使然。

1938年，教育部决定建立一所独立的国立师范学院。这是抗战期间政府为培养师资人才作出的决定，颇有前瞻之见。学院初创之际，百废待兴，向之江大学借调钱宝琮任数学系主任。而蒋礼鸿在1939年应恩师钟钟山先生招，赴时在湖南蓝田的师范学院，任国文系主任钟钟山先生助教。自此蒋礼鸿、钱宝琮两人除了叔侄关系，又多了一层同事关系。

钱宝琮为一代数学宗师，蒋礼鸿日后成为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。两人的研究领域似乎相去甚远，但是两个人常常“面红耳赤争他几处烂文章”，叫人浮想联翩。然而仔细想想，不禁愕然。钱宝琮研究领域有一块是中国数学史，如他发表的《〈商余求原法〉考证》《中国珠算之起源》《中国古代大数纪法考》《中国算学史》《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》等等。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史，必然与浩



蒋礼鸿挽钱宝琮联：“齿豁牙摇吃我一盘烩牛肉，面红耳赤争他几处烂文章。”

如烟海的中国古籍离不开的。而蒋礼鸿擅长的正是古代文字的研究。在之江大学档案中，有一篇蒋礼鸿的《自传》，其中有这么一段话，“看看国内学者的著作，觉得凿空附会的太多了，不愿在这种漩涡里讨生活，所以又把重点移到校勘和语言文字，因为这种学问全是科学的分析，容不得一些主观，而研究历史文化，这又是必须打通的第一关。并且这些学问即使无益，也不会有害于人

类。这种倾向也是由我‘有所不为’的性格来的。”因而，钱宝琮与蒋礼鸿必然就有了共同语言。

纵观钱宝琮的一生，称得上是一位旧式文人，身上贯穿着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。他留存于世有诗词《骈枝集》，钱钺在《骈枝集》序中云，“先生治学之余，亦喜吟咏，存稿百余首，名曰《骈枝集》。”充分说明他的古典文学涵养。随手摘录一首钱宝琮的七律《落花》，“飘零身世总前因，辜负东皇宠命新。未必两情皆逝水，更无一语委香尘。红霞散去成红雨，闰月由来不闰春。杜牧重寻嗟已晚，请歌金缕惜斯辰。”而蒋礼鸿恩师夏承焘云，“考据词章不妨兼治，锲而不舍，可到陈兰甫，凌氏《梅边吹笛谱》不足拟也。”所以蒋礼鸿在考据之余兼治词章。这又和钱宝琮何其相似！

至此，不难理解钱宝琮与蒋礼鸿“面红耳赤争他几处烂文章”了。

蒋礼鸿与钱宝琮、钱克仁交往外，他与嘉兴钱氏家族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周本淳也交往。周本淳何许人也？乃钱宝琮女婿，当代著名古代文学专家。毕业于浙江大学文学院。曾任贵州省立遵义高中、南京一中国文教员，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语文教研室副主任，淮阴师范学院教授。蒋礼鸿与周本淳交谊笃厚。1980年11月26日，蒋礼鸿曾致函周本淳，“前昨在杭州大华饭店参加《汉语大词典》第二次编辑委员会归省，领到萧兵同志寄来先师遗稿，即以寄京。两兄高谊，几勿无既。今日复奉惠书暨驳段页文一首。弟不为东坡喜，喜在此页谬论摧陷廓清也。午枕为打油诗四句，谨足一笑，不堪示人耳：‘胸中一本罗织经，皮外春秋字字兵。能令黄州登揽客，尿流屁滚窜幽冥。’率此报谢，乞恕不恭。”蒋礼鸿的多篇文章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术刊物《活页文史论丛》上刊登，多得周本淳推举。

钱宝琮虽以数学闻名，但是传统文化在他身上表现得痛快淋漓。浙江大学原校长竺可桢曾大力提倡“通识教育”，钱宝琮正是这样的通识人才。

◎南湖诗情

续闻湖春色

N 吴顺荣

一
柔萋春风粒粒新，莺啼燕语唤声亲。
平湖一望苍茫处，帆影飘摇压水滨。
注：平湖，指波光浩渺的闻湖（梅家荡）。

二
日照船篷灶上炊，春风十里满湖吹。
波光潋滟连天碧，一鹭排云便是诗。

三
梅花破萼一枝新，问柳桥头问柳人。
春雨欲来桃李艳，踏青共醉望星辰。
注：闻湖畔旧有寻梅、问柳二桥，近已重建。

四
渔舟夜泊拥泥炉，月映青丝荡碧苏。
夕浪轻摇孤帆影，风光旖旎水乡图。
注：青丝，柳丝的别称。碧苏，喻绿色的流苏。

五
楝树花开倦不胜，春台戏上闹腾腾。
清明酒醉黄昏后，月照闻湖点点灯。
注：楝树花期始于清明，盛于谷雨，终于立夏。农谚曰：“楝树花开，挖眼弗开；楝树花谢，一日晒到夜。”春台戏，又名草台戏，是以前农村地区流行的一种传统戏曲表演形式。

行香子·清明踏青

N 唯羌

春色三分，晴翠初匀。许它个风过无痕。竹林觅笋，野径嗅芬。看田间麦，岸旁柳，后头村。流光飞去，爱好残存。最难是世路抽身。嘉朋一聚，醉了金樽。惜眼前景，手中事，枕边人。

◎瓶山夜话

严辰上坟拜圣旨

严辰因屋檐下有雨飘在身上，便走进了屋内。屋内光线颇为暗淡，中间的一间朝南放置着一张破旧的条形供桌，桌面上积满了灰尘，已分不出颜色。供桌后面墙上似乎还挂了一幅字，从边上残存的绫片看，曾经装裱得非常考究。严辰本以为只不过是乡下农家附庸风雅所挂的字画而已，但因看到装裱如此考究，便不由自主仔细地看了起来，其上写，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鸿胪之职，典领朝仪，列属虽繁，均为勤瘁。朕固未尝遗之也，尔盛兰乃鸿胪寺序班国祜之父，躬耕积善，尚义喜施，贻尔后人，职滋典客，爰循旧典，特与移封赠尔为登仕郎。呜呼！朕念体群臣之义，使官无崇薄，咸遂所私，明恩厚也。祇服纶恩，足光泉壤。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初五日敕下。戊字一千二百五十一号。”（盛燠《前朱里纪略》）

这一看不打紧，这幅字画竟是一道圣旨。这三间小平房原来是荷花池盛氏家族的宗室祠堂，正中间供奉的正是万历二年（1574），神宗皇帝颁给盛国祜之父盛兰为鸿

胪寺登仕郎的圣诏。

盛氏家族祖籍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，乃书香门第、官宦世家。五代十国时期，始祖盛瑄入仕吴越，任钱塘令（盛氏家谱中说余杭令），因此全家徙居余杭。宋朝初年，盛瑄之子盛豫为吴越王检校太傅，是辅弼国君的重臣。他参与朝政、掌管全国军政大权，相当于宰相。开宝七年（974），宋发兵征伐南唐时，南唐请求吴越王出兵相助，共同抵御宋军。吴越王采纳了盛豫拒绝南唐要求并臣服赵宋的建议，为宋军平定江南，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吴越国归宋后，宋王朝因盛豫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使其享受“赠太师”待遇。

明朝初年，盛氏一支宗迁居摇篮漾东岸，日久成为荷花池村（今乌镇民合村的自然村）。明嘉靖年间，盛国祜以监选任南京鸿胪寺序班。由于他工作勤勉，所以恩及父亲，诰赠登仕郎。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沧桑变迁，想到此时的盛氏后裔都是田农之家，严辰心中感慨万千，不由自主地朝着前朝皇帝的圣旨，连连叩拜。

◎嘉禾街巷

禾城老街述往（十一）

说说笑笑，大概都是老熟人。但刮胡子时，他就不说笑了，先把椅子放平到适当角度，然后用热毛巾捂面软化胡须，揭去毛巾后用柔软的圆刷蘸上热水在肥皂上蹭几下，再用圆刷在胡子上来回揉搓，胡子上面立马都是肥皂泡，接着把剃刀在磨刀布上来回荡几下，这才极专注细致地开始刮胡子。父亲说，“他刮胡子比西门老高还惬意，但他从不帮人掏耳朵、捏肩捶背。”父亲也喜欢到这里剃头。

当年，我在秀州中学读的初中、高中，每天要从勤俭路走，到这里剃头主要是贪图方

N 张进喜

少年路上理发店

酱油店边上还有家理发店，剃头师傅姓徐，高高瘦瘦的个子，与我父亲很熟。我读初中后，就一直在这里剃头。这并剃头店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但门面临街，比城西老高的小木屋宽敞多了。里面放有两把既可以旋转又能放平的剃头专用椅子，镜子似乎也宽大一些，供客人等候的椅子也舒服不少，因为有靠背，老高这里只有条凳。洗头也有个专用池子，洗得蛮舒服。徐师傅剃头还会与顾客

便。放学后走到少年路口，向北走上百十来步就是剃头店。我剃头，徐师傅电推、修剪后，总要问上一句，“胡子刮伐？”我说不刮，他就揭去围在我头颈上的蓝色围单，然后潇洒地用力一抖，说，“你照照镜子，精神得来。”我很是满意地付钞票，拿起书包回家。临出门，他还关照一句，“叫你老头子好来剃哩。”“晓得哩。”

不过，我读高中后就很少去剃了。因为秀州中学校门口传达室对面就有理发室。（待续）